

# 周末

世界新公民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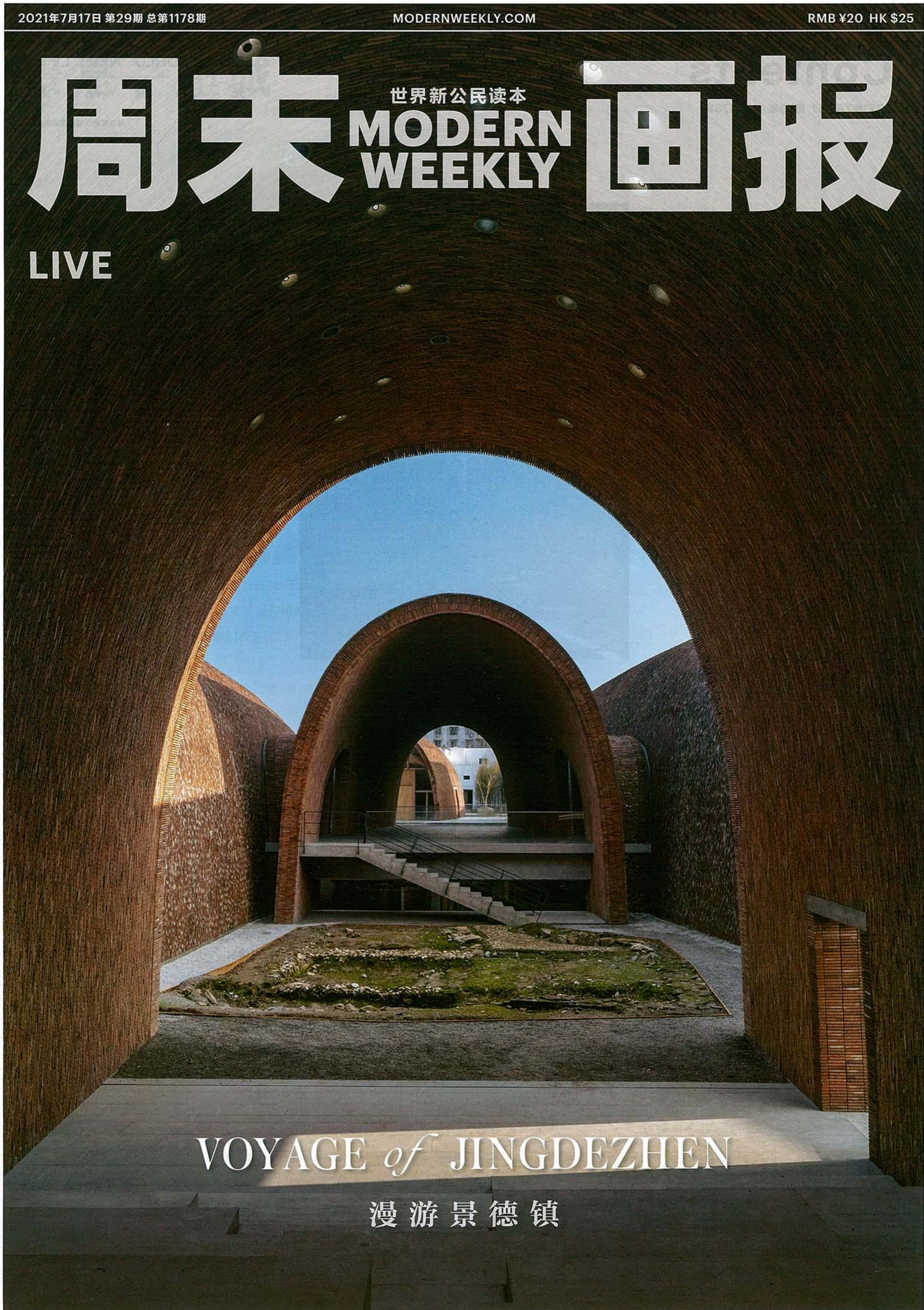
MODERN  
WEEKLY

# 画报

LIVE

VOYAGE *of* JINGDEZHEN

漫游景德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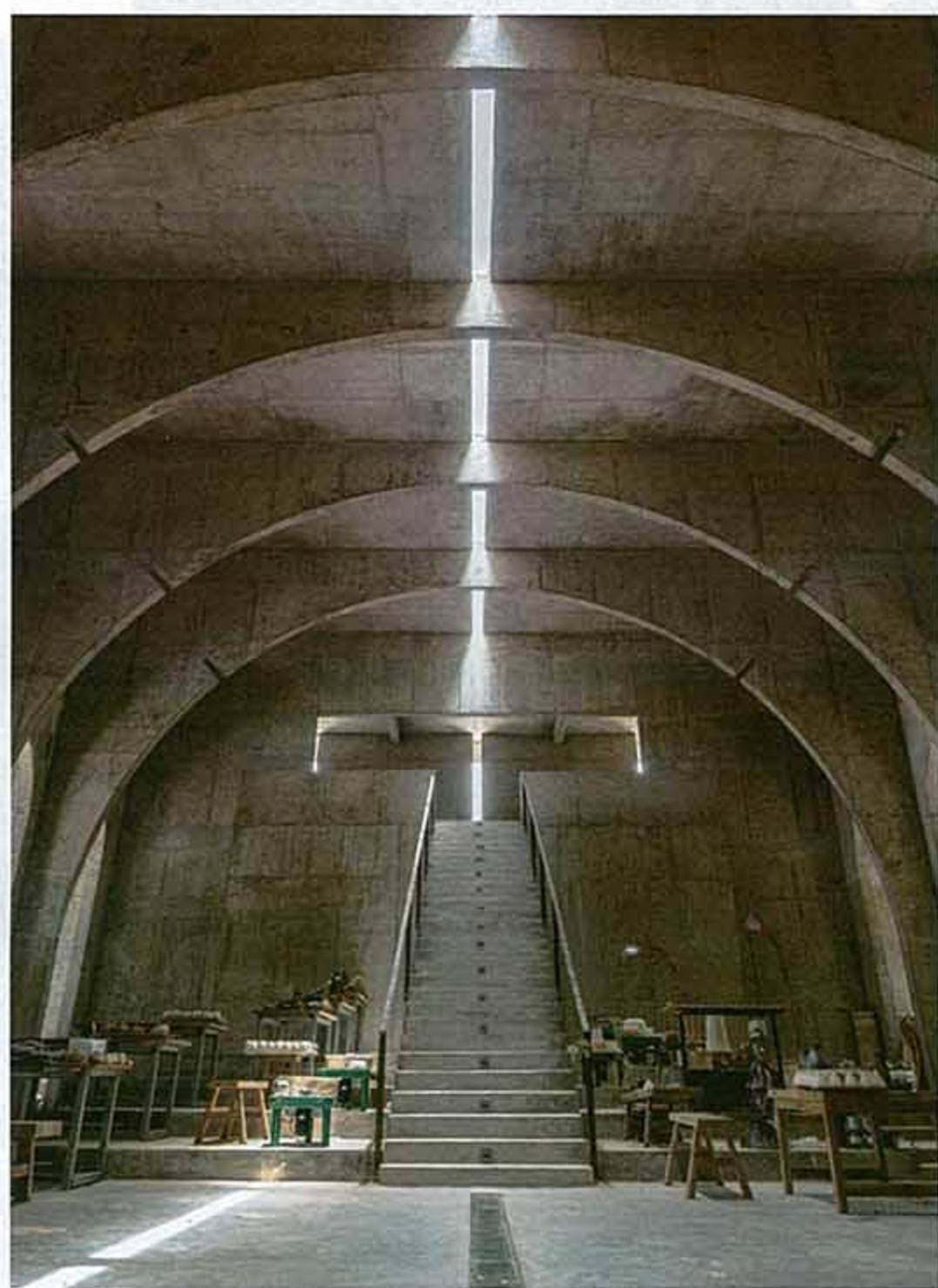
# Contents

2021年7月17日 第29期 总第1178期

NEW WORLD NEW LIFE

先知新潮流

封面图片 © 晏然建筑摄影



## LIVE

04 CITYNOTE  
THE CAPITAL OF PORCELAIN  
景德镇：它山之瓷可攻心

08 ARCHITECTURE  
开放的架构  
——景德镇丙丁柴窑

14 CITYGUIDE  
POETIC DWELLING  
诗意栖居 隐于景德

06 ARCHITECTURE  
对话，听见砖缝里的回音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

10 CITYGUIDE  
JINGDEZHEN CITY GUIDE  
艺享盛夏

16 EXHIBITION  
CERAMICS AS MEDIA  
时间的迷人与残酷

# 景是一座城

文 Carrie Cao 图 FU

如果说这世间有一座城，因一门手艺而名扬天下，那一定非景德镇莫属。

景德镇，不是一个镇，它是一个小城市。从城市的东边到西边，开车不过一个小时，虽偏远但不闭塞，虽狭小但宏大。这座城曾因烧制出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影青瓷，而深得北宋真宗皇帝的喜爱。伴随着西方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的启动，这里的陶瓷开始流向世界各地，因其薄润淡雅让名流贵族们着迷，成为理想生活的必需品。

生活在景德镇，每一步都能踩到历史。虽然工业现代化的今日，景德镇也逃脱不了城市的喧嚣，依然有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到这里。吸引他们的，早已不仅是千年瓷都的深厚底蕴，更是为了追寻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气氛。夏日里，阳光普照，雨水充沛。在悠长的巷子里穿行，浓浓的市井风情分外动人。摇曳的樟树馨香四溢，小桥流水笼罩在若隐若现的晨雾里，让人浮想联翩。

历史底蕴和艺术创新在景德镇碰撞出美妙的新世界。以御窑厂遗址为核心的陶阳里历史街区、以陶溪川为代表的文创街区、以三宝国际瓷谷为载体的陶源谷艺术景区、以陶大小镇为主体的科教园区，让景德镇成为艺术的天堂、文化的高地、“景漂”的家园。随着年轻一代陶艺家的迁徙，景德镇原本“工厂式”的生活渐渐有了烟火气。这火花或许不大，却一直闪烁着光芒，那些整夜亮着灯的工作室里，有勤劳坚持的创造者，还有永不消逝的青春梦想。

有人说景德镇的迷人，正在于它的漫不经心和无序感。走着走着都能邂逅一位匠人，一个空间，一家杂货铺。看似漫不经心的泥坯或是瓶瓶罐罐，或许都连着枝繁叶茂的老根，它们深藏在这个城市的角落中，唯有深入方可碰触。我们在初夏时分走入大地艺术节、创意市集、精致店铺、宁静之所……只为邂逅当代生活的诗意与理想。

“什么叫理想生活？”不妨套用亦舒在《理想生活》中所写下的：“不用吃得太好穿得太好住得太好，但必需自由自在，不感到任何压力，不做工作的奴隶，不受名利支配，志同道合的伴侣，活泼可爱的孩子，丰衣足食，已经算是理想。”

在景德镇，陶瓷不止是一个器物，更是一种生活。





# THE CAPITAL OF PORCELAIN

景德镇：  
它山之瓷可攻心



监制 Carrie Cao 编辑 YAO 撰文 Chen 设计 木谷



鸟瞰景德镇 © 居然建筑摄影

在赣皖浙三省交界的山区中，有一处烟雨朦胧的避世角落，此地不仅生产了明清两代几乎所有的皇家陶瓷，亦远销亚非、欧美等国，令海外皇室也啧啧称奇。为了将这里的杰作与一般“porcelain”区分开来，欧罗巴的挑剔客们更是特地起名“china”来力表喜爱之深……

—— 这便是名扬全球的“瓷都”景德镇

—— 一座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历史的江南小城。

“新平治陶，始于汉世”，史籍有撰早在汉代就有陶瓷生产。景德镇原为浮梁县下属市镇，五代时曾名曰“昌南”。当地民众为补贴家用，从山寨越窑开始了亦农亦陶的制瓷历程。自南北朝始，南方多烧青瓷，北方多烧白瓷，而北宋时的昌南镇人则独辟蹊径，创烧釉色介于青白之间的瓷器，此举对不通丝路的北宋来说可谓找到了昂贵玉石的完美替代，宋真宗赞颂其为“龙泉青秘相竞奇矣”的“饶玉”，甚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封该镇，从此偏僻的“昌南”叫做“景德”。冠名之后的景德镇不仅晋升为一线制瓷产地，更是交上了难以言喻的好运，先是避开了靖康之变和宋蒙战争对全国烧窑的大肆破坏，直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久闻大名的元世祖忽必烈又迫不及待地下令在未受战火波及的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专门烧造供官方使用的枢府瓷器，由此开启了景德镇青花瓷的璀璨历史。如今保存于大英博物馆内被BBC评选的“100件代表世界历史的标志物”之一的“大维德花瓶”，瓶颈上“至正十一年”的记录便是景德镇人在元代创烧了青花瓷器的最好证明。

景德镇的风土究竟有何特别之处，能令看似简单的白蓝瓷器如此震撼皇室人心？或许初来乍到的陌生人不会想到，在景德镇质朴无华的青砖黛瓦底下，孕育着无数大自然的宝藏。昌江流域内多古老变质岩区，岩层坚硬耐腐蚀，河床稳定，水含沙量甚微。正是那些埋藏在丘陵中的瓷石、高岭土、釉果、砂金等等数十种不打眼的原材料，缔造了数百年来的人工神话——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俗称“观音土”的高岭土——这杯在别处被用来充饥的白色粘土在陶工手中被视作瓷器筋骨般的存在。相传元代信奉“大就是好”的审美原则，那时的阿拉伯顾客也常十人共聚一桌用餐，该饮食习惯对餐具的尺寸提出了严峻挑战，为此景德镇陶工将高岭土混入制瓷原料，再混合狼粪草与石灰石混合、铺叠、煨烧，这个陶瓷史上的全新配方，不但解决了生产大号瓷瓶、瓷罐与瓷盘的棘手问题，也是古法制作釉润如玉青白瓷的独门秘诀。与此同时，穿镇而过的昌江与南河等众多支流水流平缓，冲淤现象不明显，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也为景德镇制瓷业提供了不竭动力。一座座老水碓的昼夜捶捣，将坚硬的瓷石碾为粉末，造就了光洁细腻的坯体，也唯有这天然雕琢才能完美复刻古代瓷器的风貌。

那么，这一抹蓝是从何时征服了千里之外异邦人的审美？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1428年，宣德皇帝赐给朝鲜世宗青花大盘与青花小盘各五枚，朝鲜世宗便洋洋洒洒回复几百字长文感谢，其中更是激动写道：“青花满盘，光照弊邦之陋！投分瑜望，举国腾欢！”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青花瓷积累了大批欧洲拥趸。1497年，达·伽马驶过好望角，打通欧亚大陆两端的直接贸易往来，葡萄牙以澳门为据点，经印度洋和好望角，跨越半个地球将景德镇瓷器运回本国；西班牙人则以马尼拉与阿卡普尔科（今墨西哥）为据点，跨越另外半个地球定制景德镇陶瓷……有专业学者估算，约有三亿件景德镇瓷器在三百年间陆续销往欧罗巴，传说销售中国瓷的瑞典东印度公司仅第一次航行就净赚90万克朗，而那时瑞典整个国库不过100万克朗，堪称一夜暴富。其中最狂热的当属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他特意用仿制瓷器修建了一座名为“特里亚农瓷宫”的中国风宫殿用以展示他的青花瓷品收藏，可惜法国软陶质量堪忧，该宫殿建成十余年后即因外观破损严重而被拆除。

除了皇室的痴迷，景德镇瓷器对国外艺术家而言也犹如缪斯，那些中国陶工们所绘制的图案常会被欧洲建筑、家具和壁纸所效仿，油画家们则会在作品中把景德镇陶瓷作为异域珍宝摆在画布的显著位置——意大利画家乔瓦尼·贝利尼所绘《诸神的盛宴》中，神明使用的正是青花瓷器。这一亚洲手工艺文化的风靡，令江户、巴达维亚、德里、伊斯坦布尔、开罗、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等地日后纷纷抛来做橄榄枝，欲向这个东方古都提出专属定制瓷器的需求；到了清代，钟情景德镇的康熙盛世通过画样、木样、瓷样等多种手段亲自督导窑陶瓷生产，爱好西洋文化的康熙和雍正也同时引进欧洲技术，创造出五彩红釉和珐琅彩，将中国彩瓷工艺提升到了崭新的高度。

又是若干个百年过去，景德镇的窑火始终生生不息。新中国成立之后，瓷器生产规模扩大，景德镇民营手工作坊合并为建国、人民、景兴、红旗、宇宙、为民、曙光、华风等“十大瓷厂”，在经历上世纪90年代景德镇国营瓷厂下岗潮的阵痛后，景德镇人民自发性回归传统，组织起各种私人专业手工作坊，力求重现其手工业城市的本貌。于是，后工业时代的景德镇在街巷弄内保留下了最完整的手工艺生态圈，而这些复古的艺术元素也吸引着海内外大量有志创作者来“景漂”寻求灵感。

如今在总人口160万（市区人口仅40万）的景德镇，有着超过四万名外来艺术家、设计师在这里驻扎创作，其中国际艺术家有五千多人。比如，由留美归国的陶艺家李见琛改造而成的“三宝国际陶艺村”就是圈内耳熟能详的艺术聚落。作为中国最早开展艺术家驻留项目的区域，陶艺村自2000年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就已有几百名外国陶艺家前来交流访问。村内陶艺博物馆、陶艺研修院、餐饮旅舍、画廊等几部分，有机地组成自给自足的艺术空间，令人感慨瓷器和生活方式的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虽然昔日“十大瓷厂”的辉煌已然消失，但遗留下来的包豪斯风格老厂房也焕发了新的光彩——原“宇宙瓷厂”改造为当下的“陶溪川文创街区”，完整保留了工业时代的煤烧窑包窑、煤烧隧道窑和十大瓷厂公章墙。其中最能反映景德镇厚重历史的无疑是明清以来的城市中心御窑厂，它看似貌不扬，却是自明洪武二年起我国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品类最多、工艺最精的皇家窑，堪称制瓷历史上的无价之宝，带给所有的来客难以忘怀的触动。

日本著名美学家柳宗悦曾写道：“一个国家的文化程度的实际状况如何，应该根据普通民众的生活进行判断，最显著的反映就在于民众平时使用的器物上。”瓷都的人民不仅用独特的美器蜚声海外，更在这泥与火的碰撞中记录匠心哲学。这就是景德镇——以一种产业撑起一座城市，当昔日风华与现代理念糅合，这个传奇性的地标将成为点燃心灵梦想火苗的舞台，展现给世界各地的年轻手艺人充满生命力的无限可能。



# 对话, 听见砖缝里的回音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

这不是一座寻常的博物馆, 它是一座孕育了中国瓷器文化的圣坛的释读者。一座座用砖砌成的窑炉, 在这个赣北小镇, 将一杯细腻的瓷土, 烧制出皇家宫廷中的一杯一盖, 成为帝王将相品味的映射。也是这里, 带着东方情调的瓷器, 沿着华南发达的内河水系, 从广州出发, 成为了十七世纪令欧洲达官贵人迷醉的奢侈品。当时光逝去, 烧制了无数艺术品的窑炉只剩下废墟。如今, 建筑设计师朱锴是如何通过建筑去展示这个代表着我们文化的圣坛?



编辑 YAO 撰文 萨瓦 设计 木谷 供图 朱锴建筑设计事务所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位于景德镇的历史街区, 这里曾经是明清两代御窑的所在地。站在博物馆建筑之中, 可以看见环绕四周的明清遗留至今的历史民居, 近代的瓷器工厂, 现代的高层住宅。这座因窑而生, 因瓷而盛的城市, 正是因这些一座座瓷窑而诞生。

八座拱形砖砌结构的建筑群构成了御窑博物馆的主体, 从传统柴窑中获得灵感的曲面拱形结构, 用这样抽象的结构来映照窑炉的结构。设计师朱锴对烧制瓷器的柴窑有着别样的理解。千百年来, 窑炉是这个城市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 窑工和他们的家人们围绕在窑炉生活。农忙时刻, 他们在不远的农田里耕作, 烧窑的时候, 窑工们在这里挥汗。冬日里, 带着余温的窑砖是人们获得温暖的热源; 夏日里疾风骤雨袭来时, 人们在这里遮风避雨。景德镇, 在历史之中总归只是一个小小的镇, 御窑的体量不会太大, 也不会太小。人、窑址、城市、自然天然的就形成了一种超乎血缘又近乎血缘的关系。在历史的长河中, 汗如雨下的窑工们在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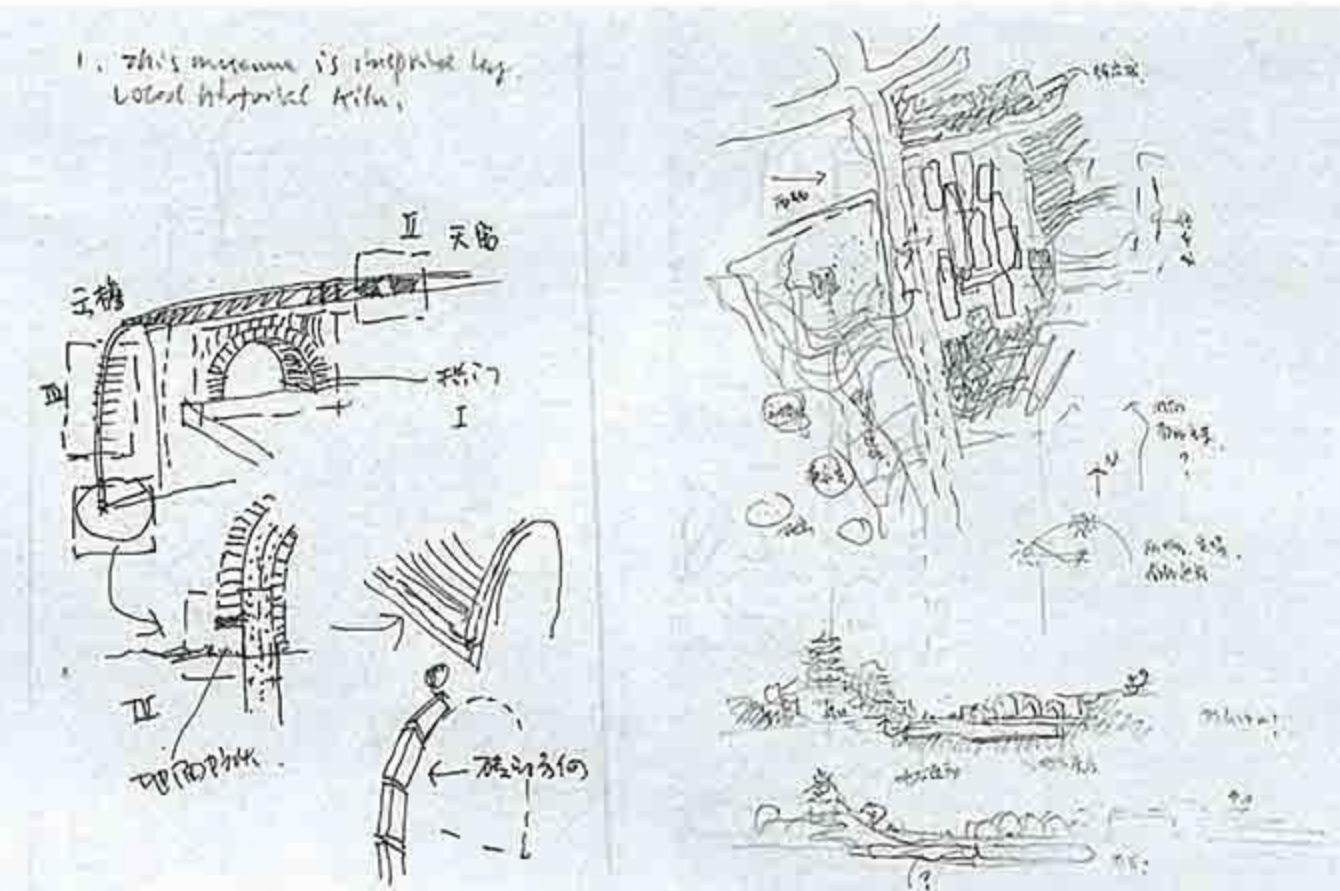
炉的周围, 有着一样的公共的生活。而回到现代, 朱锴正是想用这样隐藏在历史中的人与窑炉的关系去重新展示一段属于这个城市的公共空间的关系。

博物馆的混凝土结构之外是用红色窑砖竖向排列的装饰面, 其中不少的砖块都是从柴窑中回收的。烧制瓷器的窑炉并不是一成不变, 烧制久了之后, 人们会拆掉旧的, 重建。物尽其用是融入在我们民族血液中的文化, 那些被弃置的窑砖经过烈火的炙烤而变得坚硬, 它们不比一般的砖, 近乎接近于瓷器的质感。勤劳节俭的景德镇人, 将砖块回收, 用于砌造这座城市里居住的民宅。朱锴从城市更新中拆掉的老房子中找到这些曾经被回收的窑砖, 又从大大小小的柴窑中寻找那些带着历史痕迹的砖块。他们带着历史的生命力, 重新构筑在记录着这个城市历史上最重要的遗迹的建筑上。散布在历史中的砖块合并在一起, 荟萃出了它所富含历史的视觉语言。站在博物馆的空间中, 很自然能联想到那些历史上火光的窑炉。可能我们习惯了宏大的建筑语言构筑的博物馆中昏暗暗灯下的玻璃展柜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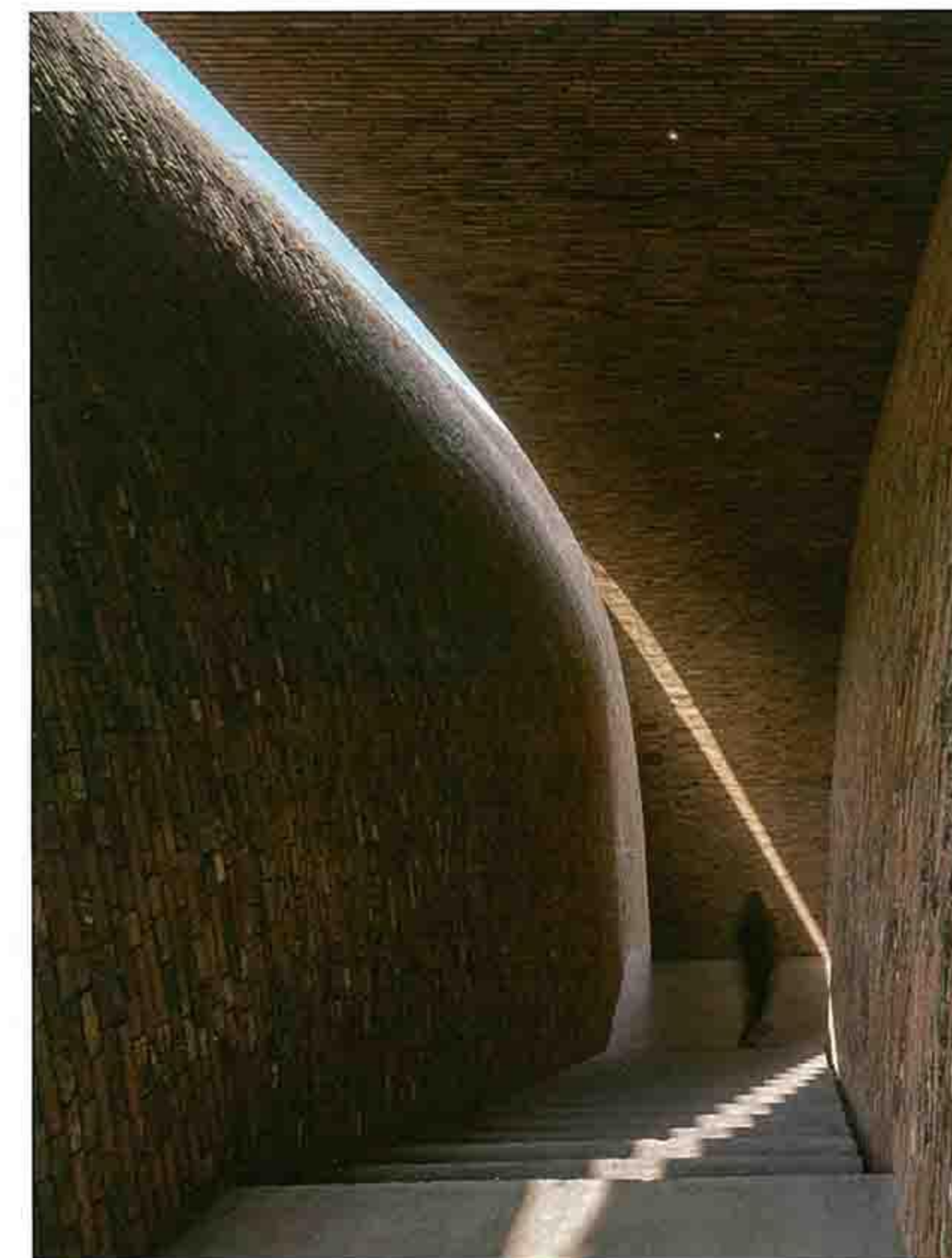
的瓷器。但是在这样一个空间中, 窑炉、瓷器、人之间的关系才会在观者的脑海中如此的直接。

朱锴深知, 凭借着科技的力量, 我们的建筑现在已经很少与自然对话了。我们不再畏惧自然, 用工程和材料的奇迹来蔑视自然。过去的人们不同, 他们细腻感受着自然节奏, 虔诚地与滋养着他们的山水对话。历史的民居之所以带着地域文化的智慧, 是因为他们从自然中学习得到的。而正是这一方水土孕育的文化, 铸就了历史上的多姿多彩。可惜的是, 近来的我们, 却把这一份细腻抛之脑后, 当代的建筑已经失去了地域文化的那种智慧。回溯历史, 当昌江从皖南的山脉丘陵蜿蜒西行, 在赣北的丘陵尽头, 这个盛产高岭土的小镇, 古人在这建筑柴窑烧制瓷器, 终其一生就是为了烧制理想的瓷器。当我们刨去历史的浮土尘埃, 在厚积的地层中看见御窑的痕迹的时候, 是能看见古人对自然的解读。朱锴并不关心景德镇当地的建筑长得是什么模样, 他只想在当地的历史和自然中寻找建筑的道理。他相信存在着几百年的传承。古人们为何来到这里, 在这里如何营生, 他们的工作又是如何塑造了当地的文化、社交和日常生活。他们的一生我们虽然无法看见, 但是这些痕迹, 就隐藏在城市的细节中。

我们被拉入近代化的时间不过百余年而已, 在广阔的内陆, 四十年前甚至还保持着前工业化时代的模样。当我们敞开国门, 延续千年的古典美学在海外现代的工业文明面前被冲击的体无完肤。我们的城市失去了原有自然的肌理, 象征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钢筋建筑野蛮地从古老的街巷中生长起来。突兀的建筑耸立在我们的城市里。我们的悲壮的历史让我们急切想摆脱所谓落后的痕迹, 只是数十年过后, 我们回头审视我们的城市的时候, 这些奇怪的建筑与我们的山山水水是如此的违和。朱锴对于建筑、自然、历史的思考被灌注在了御窑博物馆的建筑之中, 他希望这个建筑能让每个人都找到他所喜爱的空间。建筑作为一个综合了时间、空间、材料的各种, 又与人们的视觉、触觉、听觉、嗅觉都有关系的艺术, 是一种最综合的艺术品的存在。带着对过去的厚重思考, 让每一个进入这里的人们去体会这一切的意味。



1.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西北视角 © 自然建筑摄影  
2. 拱、窑砖、光线 © 自然建筑摄影  
3. 草图 © 朱锴  
4. 博物馆与周边环境模型 © 朱锴建筑设计事务所



With Zhu Pei  
INTERVIEW

在当代语境中, 您如何理解建筑和艺术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建筑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 就跟艺术有着天然的联系。可以说建筑是一种特殊的艺术, 一种经验的、感悟的, 随着时间和自然发生关系的艺术, 它跟人的身体、五感, 跟大自然是有关系的。从来没有一件艺术品像建筑一样如此巨大, 也没有艺术品可能让人在里面感觉到如此温暖, 如此遮风避雨。建筑自身就是一个大的艺术品, 是一个空间的、时间的、材料的、自然光线的各种跟人的这种触觉、视觉、听觉、嗅觉都有关系的艺术, 我觉得它是最综合的艺术。

您如何把“自然建筑”的理念放入御窑博物馆中?

一个夏天不用空调的博物馆, 恐怕在世界上很少见。我认为御窑博物馆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时, 努力地利用当地人的生活智慧, 塑造了一个节能的建筑。建筑的东西向都是砖墙, 南北向都是玻璃, 风可以穿越。这个想法也恰恰来自于边上的里弄和垂直院落。

在御窑博物馆内, 您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某一个区域?

虽然它是从我的脑子里一点点打造出来的, 但我每次去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希望这个建筑是可以跟周边环境进行编织的。一来和周边的厂房、居民楼之间做物理编织; 二来和阳光、风做自然编织, 这也是我称之为自然建筑的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他所喜爱的空间, 可能会在院子里, 有可能在遗址边上, 也有可能是在报告厅里。